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蝴蝶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蝴蝶梦>>

13位ISBN编号：9787544714358

10位ISBN编号：7544714357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英）杜穆里埃

页数：368

字数：337000

译者：林智玲,程德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1907—1990）生前曾是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写过十七部长篇小说以及几十种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1969年被授予大英帝国贵妇勋章。
她厌恶城市生活，长期住在英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康沃尔郡，她的不少作品即以此郡的社会习俗与风土人情为主题或背景，故有“康沃尔小说”之称。
达夫妮·杜穆里埃受19世纪以神秘、恐怖等为主要特点的哥特派小说影响较深，同时亦曾研究并刻仿勃朗特姐妹的小说创作手法，因此，“康沃尔小说”大多情节比较曲折，人物（特别是女主人公）刻画比较细腻，在渲染神秘气氛的同时，夹杂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感伤主义。
《蝴蝶梦》原名《吕蓓卡》，是达夫妮·杜穆里埃的成名作，出版于1938年，已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再版重印四十多次，并被改编搬上银幕，由擅长饰演莎士比亚笔下角色的名演员劳伦斯·奥利维尔爵士主演男主角。
该片上映以来久盛不衰。
达夫妮·杜穆里埃在本书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颇富神秘色彩的女性吕蓓卡的形象，此人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除在倒叙段落中被间接提到外，从未在书中出现，但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忠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丽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
小说中另一女性，即以故事叙述者身份出现的第一人称，虽是喜怒哀乐俱全的活人，实际上却处处起着烘托吕蓓卡的作用，作者这种以“实有”陪衬“虚无”的手法颇为别致。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刻画吕蓓卡那种放浪形骸的生活，以及她与德温特的畸形婚姻，对英国上层社会中的享乐至上、尔虞我诈、穷奢极侈、势利伪善等现象作了生动的揭露。
作者还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比较成功地渲染了两种气氛：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
这双重气氛互相交叠渗透，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本书成为一部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小说。

内容概要

一个飘零的孤女，突然成为一座古老庄园的新任女主人，可她处处都生活在已故女主人的阴影下，甚至新婚的丈夫也令她惶恐紧张。
直到一起船难、一次审判和一场大火，令一个阴谋之下的阴谋暴露出了真相…… 《蝴蝶梦》作者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成功地渲染了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和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这样两种交叠渗透的气氛，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之成为一本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小说。

章节摘录

昨晚，我梦见自己又回到了曼陀丽庄园。
恍惚中，我站在那扇通往车道的大铁门前，好一会儿被挡在门外进不去。
铁门上挂着把大锁，还系了根铁链。
我在梦里大声叫唤看门人，却没人答应。
于是我就凑近身子，隔着门上生锈的铁条朝里张望，这才明白曼陀丽已是座阒寂无人的空宅。
烟囱不再飘起袅袅青烟。
一扇扇小花格窗凄凉地洞开着。
这时，我突然像所有的梦中人一样，不知从哪儿获得了超自然的神力，幽灵般飘过面前的障碍物。
车道在我眼前伸展开去，蜿蜒曲折，依稀如旧。
但是待我向前走去，就觉察到车道已起了变化：它显得又狭窄又荒僻，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模样。
我一时感到迷惑不解，但当我低下头去避开一根低垂摇曳的树枝时，发现了变化的来由。
原来自然界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渐渐把她细长的手指顽强而偷偷摸摸地伸到车道上来了。
即使在过去，树林对车道来说，也始终是个威胁，如今则终于赢得胜利，黑压压势不可当地向着车道两侧边沿逼近。
榉树伸开赤裸的白色肢体，互相紧紧偎依，枝条交叉错杂，形成奇特的拥抱，在我头顶构成一个形似教堂拱道的穹隆。
这里还长有许多别的树木，有些我叫不出名字，还有些低矮的橡树和翘曲的榆树，都同榉树盘根错节地纠结在一起。
橡树、榆树，还有巨怪似的灌木丛，以及其他一些草木，就这么纷列在这块静谧的土地上，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
车道已变成一条细带，与过去比，简直成了一根线！
路面的沙砾层已不知去向，只见密密的一片杂草和青苔。
树枝倒垂下来，阻挡着我的去路，节瘤毕露的根部活像骷髅的魔爪。
在这片荒凉芜秽的林莽中间，时而也还能认出一些灌木丛，那是当年我们居住时的标志，是人工栽培和雅趣的产物。
如紫阳，它的花穗曾经颇负盛名，但如今因为无人修剪照拂，也成了野生植物，枝干高得出奇，却开不出一朵花来，又黑又丑，与左近那些无名的草木没有什么两样。
忽而东，忽而西，这条可怜的细线歪歪扭扭地向前伸展。
（而它一度就是我们的车道啊！
）有时我以为它到头了，不料它又从一棵倒在地上的死树底下钻出，或是在一道由冬日绵雨积成的泥泞小沟的那头挣扎着露出头来。
我从未觉得道儿竟这么长，那距离想必是不断成倍延伸，就像树木成倍往高处长去一样。
车道似乎根本不通向宅子，而是引入一片迷津，通向一片混沌杂乱的荒野。
突然间，我一眼看到了那宅子，宅前的通道被一大簇乱生乱长的异样灌木覆盖了。
我伫立着，心儿在胸中怦怦剧跳，眼眶里泪花滚动，带来一阵异样的痛楚。
这就是曼陀丽！
我们的曼陀丽故居！
还是和过去一样的隐僻、静谧。
灰色的砖石在梦境的月光里显得白惨惨的，嵌有竖框的窗子映着绿草坪和屋前平台。
时光的流逝，丝毫无损于围墙的完美对称，也无损于宅基本身，整个宅子宛如手掌心里的一颗明珠。
平台斜连草地，草地一直伸向大海。
一转身，我看见那一泓银色的海水，犹如风平浪静时明镜般的湖面，静静地任月光爱抚。
没有波浪会使这梦之水粼粼荡漾，也不见云块被西风吹来，遮掩这清朗、惨白的夜空。
我又转身面向屋子。
尽管它屹然挺立，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态，仿佛我们昨天刚刚离开，谁也没敢来碰它一下，但我发

现庭园也和林子一样，服从了丛林法则。
杜鹃竟高达五十英尺，它们与欧洲蕨缠绕在一起，还和一大簇无名的灌木胡乱交配。
这些杂种灌木，紧紧地依傍着杜鹃的根部，似乎是意识到自己出身的卑贱。
一棵紫丁香与铜榉长到一块儿去了，而那永远与优雅为敌的常青藤，还恶毒地伸出弯曲的蔓须，把这对伙伴更紧地卷绕起来，使它们沦为俘虏。
在这无人照管的弃园里，常青藤占着最突出的地位，一股股、一绞绞的长藤爬过草地，眼看就要侵入屋子。
此外还有一种原来生长在林中的杂交植物，它的种子很久前散落在树底下，接着也就被人遗忘了，如今它却和常青藤齐头并进，像大黄草似的，把自己丑陋的身子挺向曾经盛开过水仙花的柔软的草地。
到处可以看到荨麻，它们可以算是人侵大军的先头部队。
它们盖满平台，乱七八糟地拥塞着走道，还把它粗俗细长的身子斜靠在屋子的窗棂上。
它们是些很差劲的步哨，因为在好些地方，它们的队伍被大黄草突破，就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伸着躯干，成了野兔出没的处所。
我离开车道，走向平台。
荨麻拦不住我，任何东西都拦不住我，因为梦中人走路是有法术的。
月光能给人造成奇异的幻觉，即使对梦中人也不例外。
我肃然站在宅子前，竟断定它不是一个空洞的躯壳，而像过去那样是有生命的、在呼吸着的活物。
窗户里透出灯光，窗帷在夜风中微微拂动。
藏书室里，门半开着，那是我们出去时忘了随手带上。
我的手绢还留在桌子上，在一瓶秋玫瑰的旁边。
　　藏书室里处处留着我们尚未离去的印记：一小堆标有“待归还”记号的图书馆藏书；随手丢在一边的《泰晤士报》；烟灰缸里的一段烟蒂；歪歪斜斜倒在椅子上的枕垫，上边还印着我俩并头倚靠的痕迹；壁炉里炭火的余烬还在晨曦中吐着缕缕青烟；而杰斯珀，爱犬杰斯珀，就躺在地板上，眼睛充满着灵性，肥大的颈部下垂着，尾巴啪嗒啪嗒摇个不停，那是因为它听见了主人的脚步声。
　　我一直没注意到，一朵乌云已经遮没了月亮。
乌云有好一阵子徘徊不去，就像一只黑手遮住了脸庞。
顿时，幻觉消失了，窗户的灯光也一齐熄灭。
我面前的屋子终于又成了荒凉的空壳，没有灵魂，也无人进出。
在那虎视眈眈的大墙边，再也听不到往事的细声碎语。
　　曼陀丽是座坟墓，我们的恐惧和苦难都深埋在它的废墟之中。
这一切再也不能死而复苏。
我醒着的时候想到曼陀丽庄园，从不觉得难过。
要是我曾在那儿无忧无虑地生活，说不定我还会就事论事地回想起那儿美好的一切：夏日的玫瑰园、拂晓时分的鸟语、栗子树下的午茶，还有草地那边传来的阵阵涛声。
　　我还会想到盛开的紫丁香，惦念起“幸福谷”。
这一切都是永恒的，不可能像烟云般消散。
这些回忆按理是不会惹人伤感的。
月亮仍被乌云遮盖着。
我虽在梦境之中，却清醒地想到了上面这一切，因为像所有梦中人一样，我知道自己是在做梦。
　　……

编辑推荐

《蝴蝶梦》原名《吕蓓卡》，是达夫妮·杜穆里埃的成名作。
主人公吕蓓卡于小说开始时即已死去，从未在书中出现，却时时处处音容宛在，并能通过其忠仆、情夫等继续控制曼陀丽庄园，直至最后将这个庄园烧毁。
一方面是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另一方面是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使该书成为多年畅销不衰的浪漫主义名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